



重庆梁平：

五湖四海

绘出『田园之城』

——

“湿地+”润城乡 好生态

迎客来

围绕梁平城区边的双桂湖行走，只见碧波荡漾，白鹭纷飞，湖面和岸边水田里，茭白、莲藕、莼菜等“水八仙”自然生长。这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不仅成为梁平“城市之肾”，也是市民游憩的好去处。

近年来，梁平区借助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推进全域治水、湿地润城，打造以自然湿地为主体、以人工湿地为补充的湿地生态群落。在城区及周边，依托双桂湖、赤牛湖、文峰湖、龙象湖、金城湖等“五湖”，建设大中型湿地公园。

在浅丘山林地带，利用沟、塘、渠、堰、井、泉、溪、田等，营造乡村小微湿地，并将其与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脱贫攻坚等深度融合，让小微湿地成为乡村振兴的美丽风景。

位于明月山百里竹海深处的猎神村，村民过去靠挖掘石膏矿和经营竹材为生，一度造成土地塌陷。如今，通过发展“湿地+乡村民宿”，吸引村民和外地经营者纷纷加入。

从事民宿设计和建造的黑龙江人吴明龙，在村里承建一个项目后，决定留下来搞民宿经营；在外经商多年的本村人陈中明翻新了自家老宅，打造山水民宿……一年间，27家民宿在猎神村如雨后春笋涌现。

万亩竹林映衬下，民宿经营者们利用沟谷、稻田，恢复山地立体小微湿地景观，打造近山亲水的乡村体验项目，一到节假日就“紧俏”起来。

水果没有“大小年” 科技兴农促振兴

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梁平近年还加快向科技农业、数字农业迈进，柚、竹、渔、花果等特色效益农业快速崛起，推动乡村振兴不断提升。

走进国内“三大名柚”之一梁平柚主产区合兴镇龙滩村，漫山遍野的柚子树刚开出新花。一批百年老树和数千棵新树错落分布。

“这棵柚子树快200年了，不要看它老，产量可不比三四十岁树龄的少，果子口感还更好，价格更高。”村民张文辉指着自家院坝里一棵老柚子树说。

龙滩村村支书何耀春介绍，这里有200多年的种柚历史，过去靠成靠“天”，产量“大一年、小一年”，这些年，引进农技机构全程社会化服务，采取捕食螨等生物防治措施，培育绿色、优质的精品柚子，价格从2至3元一斤涨到最高10元一斤，户均柚子收入3万元左右。

“村里还把柚子园打造成3A级景区，真正实现了产量不分大小年，旅游没有淡旺季。”何耀春说。

近年来，梁平还积极运用先进的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打造起重庆“数谷农场”，实现果蔬、花卉的工厂化生产。

在数谷农场“番茄工场”车间里，黑骑士、夏日阳光等79个品种的番茄长在一个个袖珍的椰糠容器中，来自以色列的先进脉冲灌控制系统，让每次浇水精确到“滴”，保证一年四季能产优质的果实。

如今，在高梁、明月两山之间，80万亩绿色“稻海”、50万亩参天“竹海”，20万亩芬芳“柚海”和20万亩五彩“花海”构成的“四海”与“五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杨晓云说，梁平将深入实践“两山论”，探索“两化路”，高水平建设现代田园城市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本报记者陈凯姿

3D地图上，海南热带雨林就像一只南飞的蝴蝶。

鹦哥岭的桃花水母游弋在丛林湿地；吊罗山小爪水獭重现故园；稀有乔木、藤和附生的兰、蕨、菌类缠绕共生；霸王岭山间，人类最濒危的“近亲”海南长臂猿已增长到30只……这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四月景象。安然栖息的动植物，让如蝶的雨林翩翩起舞。

一年来的公园建设、体制试点、保护研究、生态搬迁，人类已经学会与这片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和谐共处。随着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速建设，人和大山、雨林将续写新的故事。

喊山

“嘣”，一记沉闷的声音划过雨林。这是梁宜文在2016年听到的海南吊罗山最后的枪响。年过五旬，跟热带雨林打了30年交道的他心如刀绞，对着隐藏在大山里的盗猎分子呼喊：“不要再打了！”

“嘣”，同样的声音，让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的驯养员符大亮想起了30年前：一群群被誉为原野精灵的坡鹿，一度濒临灭绝。“除了心痛，别无他法。”

遍布海南9个市县、世界上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里，曾发出比枪声更令人无奈的叹息。

南渡江上游，陡坡上的高峰村位于海南热带雨林核心区域，白沙黎族自治县发改委副主任吴松青每次爬上去都气喘吁吁。“只有一条羊肠道，村民住在茅草房里，遇上暴雨台风，乡干部几夜睡不着觉。”

“一间瓦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当”的高峰村并非个例。雨林高山区域的许多村子，曾经都是“无电村”，看病难、上学难、生产难。人们只有打猎、伐林、割胶、烧山种稻，以维持生计。

“砍山、烧山，又困于山。”吴松青有次到一

户人家，见村民将一部手机绑在门梁上打电话，稍微一动信号就断了，而更多人跟外界几乎没有任何沟通。有人尝试过搬出大山。20世纪70年代，短暂停迁到外地的村民们，又因为“生活不好”重回雨林坡地。

几十年来，雨林和雨林中的人，都经受着生存拷问。

护山

海南长臂猿，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1980年霸王岭省级保护区成立时，仅存7只。

1984年，霸王岭鸟烈林场的伐木工人陈庆，决定收起手中的斧和锯，当一名护林员。为了让长臂猿不再受侵袭，陈庆天天上山巡视。有时候听到猿啼，他甚至靠近了，守候一天一夜，有次还被踏翻的石块砸断右脚骨。

当时护林员月薪只有80多元，但对于陈庆，保护长臂猿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林子被伐后，裸露、荒凉，长臂猿失去它们生存的地方。这种债，一辈子也还不完。”

2002年，科学家们从森林资源卫星影像中，发现海南中部山区的鹦哥岭山地分布连片热带雨林。4000多种动植物生息繁衍的鹦哥岭，急需进行保护研究。

第一支科考队进驻鹦哥岭时，自带帐篷和锅碗瓢盆。车陷在泥地里走不动，十几个人就下车一起推。工作人员回忆，在保护站建站之初“没经费，没场所，没车辆”，最大的困难是缺人——向全国多所农林院校发送招聘信息，只有26人报名，愿意来的都是满怀理想的“80后”。

几十年护山之路，在人地相争的矛盾中反复打破和修复。海南热带雨林也有幸被圈在一个一个分离的保护区，得到喘息。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热带雨林保护迈出新的步伐。

吊罗山、黎母山、尖峰岭、霸王岭等国家公园片区，开始了电子围栏和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试点建设；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组建成立；立法工作启动……这让中国监测长臂猿时间最长的陈庆发自内心感慨：“雨林有救了！”

护山，也不再是谋生的工作，而是“一份有尊严的职业”。

离山

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往南约20公里的银坡村，是海南首个实施生态移民搬迁的自然村。层林叠翠下，一幢幢黎族风格小别墅整齐齐布列在空旷的平地。住在这里的人，早几年还是“大山深处的居民”。

搬！要想保护雨林、脱贫致富，人就得离开大山。

“没有打不完的猎，没有砍不完的树。”老支书符贵春还记得，2017年38户人家集体搬入当地政府建好的新村时的场景：千群宰牛喝酒，抱在一起，泪洒篝火。

搬迁之后，保护站的职工和村民共同制定了森林资源管理村规民约，还将许多村民发展为护林员。工作人员麦严说，大家一起建旱厕、猪圈，发展生态养蜂、林下套种。银坡村的新居民，每户领取一亩水田，每人配有十亩橡胶林，乡亲们不再“日晒三竿起床，落日余晖喝酒”，收入翻了几倍。

吴松青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后，高峰村剩下的118户今年也即将搬离雨林核心区域，人为破坏雨林的行为将明显减少，保护区也将得到休养生息。“村民们原来享受的生态补偿政策不会断档，新的搬迁政策还将带来的新的福利。”

今年3月23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方案》印发，海南宣布将在2021年底前，完成核心保护区内白沙、东方、五指山、保亭4个市县的生态搬迁工作。11个自然村共计1885人将告别大山，拿到新生活的

“钥匙”。

赏山

今年4月，腐生性草本植物“尖峰精灵灯笼”在海南热带雨林首次被发现；早在2019年底，11种特有兰科新种被发现；随后，睑虎属新种“中华睑虎”出现在雨林多处岩石上。

在植物分类学专家刘国道看来，新物种的不断出现，是海南岛热带雨林生态环境良好的表征。“海南热带雨林这座物种基因宝库，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物种等待挖掘。”这座广受赞誉的“宝库”，目前已记录有野生维管植物3577种，脊椎动物627种，其中生活着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更多护林员、监测员和科研人员眼里，雨林更是公众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新模式的一扇窗口。

这几天，霸王岭监测队员张志城常常可以看到十几只长臂猿同时在林间觅食和嬉戏，“它们不再害怕或抵触我们了，只要轻手轻脚，隔着两三米都没问题。”他觉得，未来雨林群山之间，又能重现“猿声啼不住”的景象。

资深驯养师符大亮负责巡视的邦溪坡鹿保护区，已经扩大到5000多亩。他亲眼见证了坡鹿“复活”：“邦溪的鹿曾几乎被打光，几十年心血终于换来如今的坡鹿成群，以后不再需要通过照片去认识这些原野精灵了。”

在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即将开放使用，它将成为海南热带雨林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30多名平均年龄32岁的大学生投身保护站，开展动植物监测、研究和救护。

而整个雨林核心区外，已规划了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及众多旅游项目，环热带雨林500公里的高速公路也在建设中，数百名村民还组建起基层管护团队，雨林不但得到保护，还能成为国内外游客游玩的一道风景线。

“离开了大山，心还是要守着大山，远远看着就好啊。”银坡村老支书符贵春说。

的污染，逼近了小南海的生态承载力极限，威胁到饮用水源地的水质。2018年下半年，黔江区决策层最终下定决心，旅游发展为生态保护让路，忍痛关闭小南海。

记者在小南海上游的新建村看到，一个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即将投用。小南海镇党委书记庞国军说，这个镇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力度，新建了3个污水处理厂和30公里污水管网，全面改造湖区农户厕所，实行垃圾收运全覆盖，在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开展禁钓、禁养（规模养殖）、禁排（污水）等行动，确保小南海的一湖清水得到最严格的保护。

可景区“消失”的代价并不小，不仅门票、船票收入变成了零，而且湖周农家乐损失严重，收入减少了近90%。过去去旅游吃饭的原住民怎么办？黔江区决策层认为，小南海镇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出路还是发展旅游业，这就需要积极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于是，黔江区一方面严格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小南海自然保护核心区之外发展“十三寨”景区。在“十三寨”，农民们自己表演土家族歌舞，自己经营各类山货土产，一家具有土家族风情的民宿纷纷开起来，那些擅长经营农家乐的农户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会经营的，一年挣二三十万元不成问题。

针对一些因生态保护限制不能继续经营农家乐的原住民，当地政府尝试引导其发展中药材等生态产业，并开设扶贫车间，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塘莲洞村委会主任李绍才说，今年全村新种植了120亩丹参，年底就会有收益。在新建村老街的一间手工纺织扶贫车间内，村民们正在赶制一批工作服。生产主管谭培峰介绍，扶贫车间共有28个工人，平均每月有1800元至3000元左右的收入。

如今，小南海的水越来越干净了。黔江也在编制小南海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科学合理规划发展项目，力求在生态保护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王金涛、周文冲)新华社重庆电

“消失”的小南海



▲这是4月8日拍摄的小南海风光(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山峰，巨石飞落截断溪流，形成了融山、水、石、岛、峡等为一体的堰塞湖，这就是重庆市黔江区的小南海。借助自然禀赋，小南海先后获得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多个旅游奖项，2017年景区门票、船票收入达1300万元。

但小南海发展旅游存在先天不足：作为

市级自然保护区和黔江25万人共享的饮用水源地，其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极其敏感。黔江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骆相飞说，多年来，尽管小南海加强了生态保护，设置了水库隔离网，取缔了规模养殖，但农村面源污染、生活污水乱排等生态环境问题仍时有发生。尤其是湖面上的游船和周边农家乐带来

种树南山下

诗意图园间

庄稼、果树争水，树形也不是特别美观，大家不喜欢。我就想，不能什么树都栽，村里的树种还是要精心选择。”

为了选出好的树种，肖建军跑了很多地方。“我们这里是长安，‘长安十景’之一就是‘灞柳风雪’。我就在入村的主道两旁种上垂柳，柳树出芽早、落叶迟，随风飘荡也好看。”肖建军说。

村里主道因垂柳增色不少，村民们也更加支持肖建军的“种树事业”。“每年一说种树，村里人一叫就来。挖坑的挖坑，浇水的浇水，大家兴致都很高。”肖建军笑着说，“我们村里过去都是土路，后来道路改造，每硬化一段，我们就在道路两旁栽树。村里的角角落落，都种上了合适的树。”

肖建军说，最初村里种的是便宜的杨树，可村民们提了意见。“杨树需水量大，种到田边跟

柏、女贞、银杏等生态树木，还有成片的鲜桃园、樱桃园，山坡上还有不少核桃树、柿子树，现在东台新村的树木种类达到50多种。青山南立，果园连绵，处处鸟语声声，绿树花草掩映着农家村舍……来到这里，人们仿佛不经意间，走入了田园诗中。

阳光正好，村民卢媛媛身着古典服饰，坐在自家的屋顶露台上。她望着终南春色，身前的木桌上一壶清茶香氤氲。她的身边，游客王女士兴致勃勃地拍着照片，想把美景尽收手机之中，“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遥远记忆中的家园，身心都安放了。”

20多年前，卢媛媛离开生长的村子外出做生意。离开村子时，在她的印象中，东台新村晴天土、雨天泥。“几年前我回来一看，村子完全不一样了，几乎走一步就是一处景色。许

多游客开车到我们村里来玩。”卢媛媛说，“那一刻我就决定要回乡创业”。

两年前，卢媛媛把自家老宅重新翻修，改成了充满情趣的民宿，在门前种植了花树、藤萝，让房子融入村里美景之中。这个名为“依山客栈”的民宿迅速走红。“现在我们每天都有不少订单，但为了保证来的游客能有最佳的感受，我们不得不限制接待量。”卢媛媛说。

环境的改变为东台新村聚集了人气，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我们这个村共570多人，已经发展起了36户农家乐和民宿，去年人均收入达到14000元。”肖建军说。

“我们住在终南山下，要种更多的树，把我们的村子变得能配得上这山，变得和山一样美丽！”肖建军说。(记者姜辰蓉、李华、李亚楠)据新华社西安4月20日电